

## 年终奖



■南京

都市的牛

## 十年一觉年终奖

都市放牛：现居南京。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，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，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，文字俏皮犀利。

若干年前，我在一个小城混过，虽然混的是些报社、宣传部、党委办之类的单位，可惜一直没有正式编制，就好比过去的偏房，经常被正室歧视，所以年终奖基本与我无关，顶多能混几斤油和几盒糕点，最多的一次混了十斤鱼，总算沾到了点荤腥。混在南京的十五年里，一直游离在这个城市的边缘，我压根就没去任何单位打过零工，更没拿过任何年终奖。所以年终奖于我，如同我少年时代的一场暗恋，虽然陪伴我度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，却总是那么的耿耿于怀与怅然若失。

一九九四年年底，还是我在南京街头摆地摊的岁月，有一天被房东赶出门，跑到一老乡的工地上，跟民工们挤在工棚里睡觉。民工们在床上畅谈人生理想，有人胸无大志地说是撒尿时能痛快打打个寒噤。这种理想一说出口，顿时博得满屋哄堂的笑声。忽然有个老兄说起，要是像白领那样有年终奖就好了，能够瞒着老婆给老父安心打几天牌。一时间工棚里鸦雀无声，沉闷了一会，有人嘀咕说，年底能把工资发全了就不不错了，还想什么年终奖。

就在那一年春节前夕，我认识的几个工头在那个工地上推牌九，我在边上看着，赢了的就发一两块钱给我当喜钱，起先我装腔作势不肯要，大家调侃说就当给你发年终奖，最终我居然拿了两千多块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万分留恋地从工棚里溜上大街，两眼模糊而又漠然地打量着生活，感觉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陌生，生活变得那么不真切，连太阳的颜色也和以前大不一样。那一年，我回老家时，特地用这笔“年终奖”给母亲买了一件羽绒服，当然，也没忘记给父亲一点赌本。

这种年终奖的意外产物虽然离奇一点，但是我觉得生活本身总是充满了传奇。以至于以后一到年底，我说熟悉的老板们赌钱，就特别想凑过去看，没想到人家基本都是神色诡秘地绝尘而去。虽然这个感觉特伤自尊，但是天人交战一番，还是被欲望占了上风，直到弄得我连看见偏旁带“金”字的就特激动，总是畅想着能跟我有点苟且的关联，可惜这些字总是不长眼睛，连瞟我一眼的余光都没有。只有一次，我到了现场，人家已经鸣“金”收兵，总算有了个“金”字，却只能望金兴叹。

没有年终奖的年终，简直就像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一样，孤单落寞而又充满期望，于是便满大街偷窥，或者在街上急得到处乱转。最终转来的结果，是听说美国高盛集团 CEO 布兰克费恩，2007 年度获得了 6790 万美元的年终奖，急得我差点咯出一口血来。当然这些都太遥远，根据纳斯达克旗下子公司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对上海 789 家规模不同的跨国公司调查后发现，41% 的受访公司计划支付员工超过年薪 10% 的年终奖，这就让我欲哭无泪了。

其实，我也不是没有机会给自己献礼。去年我跟朋友合开了公司，一年下来业务还算不错，正在畅想着可以真正地拿一次年终奖了，没想到一场官司又让我凭空欠了 50 多万，我和朋友一合计，怕官司连累自己的公司，只好在年终奖上按兵不动。这比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还要不幸，简直就好比那些古代书生，在窑姐儿身上动情，挥金如土连盘缠都没了，一脸锅灰坐在怡红院门口的石狮子下写情诗。十年一觉年终奖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

每到年关，年终奖都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哪个行业年终奖多，哪个单位年终奖多，然后再掂量掂量自己的年终奖，同事朋友之间总要互相发一通感慨。红包厚的，回家免不了一番得意，红包少的或干脆没有的，再怎么体谅老板，也少不了几句抱怨……

## 每到年终总销魂

■北京

潘采夫



潘采夫：现居北京。生于农村，长在小城，学在省城，现在京城摆摊卖报。毕业九年，正从事第九个工作。

前几天，无意间问了办公室小姐一句，年终奖什么时候发？小女孩马上睁大眼睛咬着手指，凑到耳边问：“你要辞职了吗？”我吃惊地问：“何出此言呢？”女孩回答：“目前为止，凡问我年终奖的事的，都是急着跳槽的，敢请您也找好下家了吧。”

于是我知道了谁准备月黑高飞，几位兄弟都害怕辞早了组织会把年终奖给省掉，因为卖身契上规定，辞职需要提前一个月提出来，否则你的年终会有一个伤心的去处。领导都明白，人心如流水，奖金发放日，也就是胜利逃亡时。

对很多喜欢“月光曲”的小白领来说，年初都订了雄伟的聚财计划，但到年末盘点收成，也就剩下个年终奖。春节回家孝敬老爸，给银行交租子或给女友买年货，全指望公司这最后一个月的慈悲呢。

算了一下，我毕业 9 年，正从事第 9 个工作，只拿到过两次年终奖。工作半年以下的不提，下半年上班没有年终奖，坚持不到除夕辞职也没戏。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，贤妻就会哀叹，那件皮衣在商场里又痴痴地白挂了一年。

朋友在政府下属的单位上班，该单位以待遇平淡著称，但到年底那个月，他时不时就惊呼一声，“卡里咋又多了一笔钱？”跑去问同事，同事回答，“别问了，要低调，收着就是哦。”朋友心理素质一向很好，无奈“横财”飞得太勤太突然，他的心理终于崩溃，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经常半夜梦中惊呼一声，还频频做出拔卡的动作。向我讲述的时候，朋友掰着手指头数不过来：“这是工会

打的，这是财务打的，这是出版社打的，这是下面实业打的……”听得我一阵泛酸，人家年终那个喜庆，就像听一场漫长乏味的相声晚会，最后一个段子却让所有人捧腹大笑。我的一个年头，总是以轰轰烈烈开始，却以黯然销魂告别。

经历短暂的心慌气短，朋友很快平静下来，谦虚地表示这不算什么，“我们这也就中小制作，疯狂的石头，穷开心，年终奖界的大片您没见过，听说高教出版社年终奖二十万，人教社也不赖。当然，它们也算不上大片，人家中石化、中石油，那才是集结号……”“别跟我提中石油！”我一声大吼喝断朋友，“我这一年毁就毁在中石油手里了，孙子还有脸发年终奖！我哭豺狼笑啊！”

石油大亨的大片我无缘得见，但我目睹了中国移动，它是大片中的艺谋。几年前的一天，家乡来人，十几位当地小城的移动公司职工进京买车，一群人叽叽喳喳像进农贸市场批发白菜，只花了一个下午，每人一辆爱丽舍排成长队开回了河南。我问为啥都来买车，家乡人民回答说，领导有话，凡年底买车的都报销，当发红包拜年了。这才是小城市，不知道中城市大城市的移动怎么过年？

俺们报社有个优良传统，凡坚持除夕夜上班的员工，社长都送一个红包，里面十块钱，当时感觉贼温暖。现在知道人家红包里包着汽车，心里就不大温暖了。不过最后也安慰自己，苦不苦，想想农民工大叔，包十块钱总比包张白条幸福吧。

## 自发年终奖

■上海

费戈



费戈：现居上海。媒体流浪汉一名，当过大学老师，做过日报、周报、电视、杂志，媒体一行基本都干过，但一样都没干好。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。

我做生意，不到 1 年。在此之前，我和各位一样，在打打工，日子蛮舒坦。直到有一天发神经，要折磨自己，于是辞了工，去做生意，并且很快得出一个重要结论：这个世界上，70% 是懒人，剩下 30% 里，还有 70% 是蠢人。这么好的环境下，我没有理由不发财的。但事实是，一年过去了，我不仅没发财，还亏了一大笔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去年年初的时候，和胖子成立了个工作室，干点图书啊网络啊设计啊之类杂七杂八的活儿，算是个小生意。刚开始的时候还蛮红火，后来就每况愈下了。主要原因是两人虽然辞了正职，却始终都还有些不三不四的零工在打，这所谓的小老板同样也是兼职，不靠生意也能过日子，所以没压力，也没动力。

年底，看着冬日午后的阳光颇诱人，就约了胖子到附近的咖啡馆开个大规模的“年终座谈会”暨财务大结算。结果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，赫然发现工作室账户上出现了 10 万块钱亏空。这就是本工作室运营一年来的成果。外面还有七八万应收账款，但人家就是不付，害得我这边三角债也欠别人一大笔。从前的麻将搭子，隔三岔五要见面的，现在都躲着。即使这些账都收回来了，也大部分要还债。能够进账户的，不到 1 万。

两个人面面相觑了一阵，忽然咖啡馆门一开，进来一波霸美女，顿时注意

力就被吸引过去了。然后话题迅速转向了女人。嘿嘿，一年，玩掉了 10 万块，而且还一点没感觉，好像还是别人的笑话。什么人啊。

10 万块里，变成固定资产的，加上付出了成本，还没到产生效益的时候的那部分，大约占到一半。剩下的，赫然发现房租是大头。虽然租的办公室，从每月 7000 元，到每月 3500 元，再到现在每月 1500 元，步步后退，但加起来，也好几万。搞清楚这一点，我只好承认，自己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料。这么久了，像样的生意只做了一两单，虽然有种种实际原因，也实在太不像话了。房租无处摊薄，成本自然成倍上升，不亏才怪。

问题是，两个老板，一对混混。一胖一瘦，也就适合讲个相声什么的，发财，看来是没指望了。

还好，另外还打了份工，一年怎么也能进个十万二十万，还亏得起，不至于喝西北风。

那天在咖啡馆混了一下午，基本上都在玻璃窗后面打量街上路过的美女，谁也不再提账目上的亏空。黄昏的时候，叫来招待买单，两人很自觉各付各的，等找零的时候，死胖子忽然嬉皮笑脸地问：咱是不是也多少发点年终奖？我说：好啊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一人再拿两万块钱出来，打进工作室的账户，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发给自己？估计这样，感觉会不错。



■广州

石璞

## 没想好怎么发奖金

石璞：现居广州。专栏“食用主义”散见于《南方都市报》等，其余简历不详。

不上班工作，真的是少了很多体验。比如说年终奖吧，一年到头，最是勾人胃口，让人心神不宁。过完元旦，那脑子里想的，就基本是那玩意了，和同事聊天的话题，十有八九也离不开它。甚至开始替老板算起账来，一年公司的利润如何。再把自己一年来的表现恶狠狠地分析分析，结合老板的为人，大方还是小气，约摸推算出自己年底能到手多少钱。不过这些都不灵，年终奖的多少，都决定于老板发钱时瞬间的心情如何。

第一次领年终奖，记忆犹新。那时刚工作，还不知道年终奖为何物。公司是个小公司，只有五六个人，老板如同弟兄。到了年底放假时，领完了工资，就准备离开走人。这时候老板鬼鬼祟祟把我叫进办公室，关上门，递给我一个红包，我很纳闷，这是干吗？老板说：你家是外地的，这钱给你当作来回的路费。还特别嘱咐我，其他人没有，只有我有。我当时那个感动呀，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来年工作一定更加努力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公司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红包，叫做年终奖。

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，老板是个女的，长得很壮，看起来大大咧咧，能给客户很豪爽、很有魄力的印象，当然公司里的员工们除外，大家一致认为她很小气。年底放假聚餐

前几个小时，员工挨个被叫进办公室谈话，领奖金。老板的办公室外，就是员工工作大厅，大家都坐在位置上，仔细观察着从里面出来的同事表情，表情严肃的，那是钱拿少了的。面带喜悦的，那绝对是对自己期望值的，或者是被老板夸奖舒服了，忘记了年终奖的重要意义的傻子。如果出来使劲拍桌子，砸东西，立刻拿包走人，连饭也不吃的，那肯定是受了刺激，要么被炒掉了，过完年不必来了，要么是钱拿得实在太少，忍不下去了。

终于轮到我了。我心里的期望值还是蛮大的，一来我领导的部门任务完成还不错，二来我还有几笔创意费还没领，数额还不小。不过想想老板以往的为人……

进了办公室坐下，老板轻描淡写地先指出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，然后又狠狠夸了我一通。她轻松的表情让我的期望值陡然升高。谈完话，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递过来。我接在手里，实在不厚实。我是一个七情上脸的人，老板解释，“你们部门的任务完成得不错，但那奖金我实在没想好怎么发，没想好怎么发放的话，还不如暂时不发。你先拿着这些吧。”

老板说暂时不发，那十有八九就是不发。果然，直到我辞职离开，老板还没想好该如何发我的奖金。